

# 死后见闻

〔美〕雷蒙德·穆迪 著

朱晓平 孙延敏 编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死后见闻》

——150名死后复生者的自述

(美) 富蒙德·穆迪 著  
朱晓平 孙延敏 编 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9年·哈尔滨



## 死后见闻

〔美〕雷蒙德·穆迪 著

朱晓平 孙延敏 编译

责任编辑：李秉千 李亚晨

封面设计：阿 龙

黑龙江省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黑龙江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4 字数80千

1989年8月第1版·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16—0719—0 G.570

定价：1.80元

## 内 容 简 介

人死时感觉如何？是幸福还是痛苦？人死后是否会到另外的一个世界？那里是金壁辉煌还是阴深恐怖？本书作者记述了150名死而复生者在“死亡”期间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为你展示了那冥冥世界的种种神秘情景，并用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现代科学对其加以分析和阐述。这是第一本揭开死后奥秘的书，也是首次打入我国市场的书，读后令人耳目一新，在美国十分畅销，八版售空，是目前美国最热门的话题。



## 死神降临时

“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

“我以十分惊人的速度穿过了这个漆黑、阴暗的真空世界。”

“我感觉是那么安详、宁静、毫无恐惧。”

“我处在非常黑暗、幽深的峡谷里，后来我想到，‘我明白了圣经里死亡幽灵的峡谷意味着什么，因为我曾经去过那里。’”

“回来后，我断断续续地哭喊了一个星期，因为我看到了那个世界后不得不还回到这个世界上生存。”

“光给我打开了一个完整的、崭新的世界……我不断地想，‘我发现了很多很多奇妙的情景。’”

“我听到一个‘声音’告诉我——回去吧，可我不情愿，也不害怕。”



## 序 言

这位年青的学者，穆迪医生，很有勇气，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生命后的生命》一书，并公布于众，对此，我非常高兴。

自从我与达到生命极限的病患者打交道二十多年来，我就把我的全部身心都倾注到了对死亡本身现象的研究。虽然我们已经开始对死亡过程了解了很多，但是我们对死亡的情境和在医学上已被判定死亡的患者的经历等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穆迪医生的这本书将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它将进一步证明二千多年来一直向我们传授的死后仍然有生命的结论。虽然他不认为他所研究的是死亡本身，但他的研究成果表明，正在死亡的患者，被医学判定死亡后，仍然神志清醒，能够意识到他的周围环境。这一点与我的研究结果非常吻合，因为我们都是以死而复生的患者为依据的。这些死而复生者的自述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也常常使一些老于世故的、知名度高的和造诣很深的医生感到惊奇。

大多数患者都经历了如下情景：

听到了医生和其他目击者说他(她)死亡的消息——有一妇女的呼吸停止了，心脏停止了跳动，可周围的一切她都听得真真切切。她听到有一位医生说，“我处理了这位患者”。可她想：“我没有死，我极力地想告诉他们，可他们根本听不见”。

头脑里发出了各种声音——大多数患者叙述道，在死后

的一瞬间，头脑里发出了咔嚓声、轰鸣声、猛撞声、风的呼啸声等，接着便是悦耳的音乐声，使人愉快极了。

进入了一个长长的黑黑的洞——常常与这嘈杂声、音乐声同时发生的是，他们进入了一个幽静的漆黑的洞，他们在洞里飘呀、飘呀……。他们感到非常舒服，一切疼痛和苦恼都消失了。

慢慢地离开肉体——他们觉得，死后人的精神体便从肉体中游离出来了，在肉体的上方观察着一切，一切都是那么逼真可见。这种精神也有形体，这个形体呈圆形状，也有类似人的器官，但比人的形体更完美、更完善。

见到了已故的亲人、朋友和熟人——他们死后来到了另一个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着同情、理解和爱。他们的亲人、朋友在那个世界欢迎他们，迎接他们，呼唤着他们过去共享天伦之乐。

看到了奇异的光环——他们在漆黑的洞里飘着，突然，看到远处有一束奇异的明亮的光，这光的亮度地球上是没有的，可他从不伤害眼睛。接着光把他们融合了，并闪映了他们的童年时代、青年时代、直至现在的全部生活面貌。光一边闪映，一边评论，遇到他们付出爱时，光就极力赞扬并加以鼓励，遇到他们自私时，光既不批评他们，也不谴责他们，只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提醒一下，叫他们吸取教训就罢了。光还让他们要重视学习，不断地获取知识。

来到了世界的边缘——他们乘上了一艘船，向远处的岸边驶去。离岸不远时，看到了岸上的已故的人们在等着他们，看到了那个世界是那么美，是那么静。那里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吸引着他们，他们真想过去，可这时他们的身后仿佛有一种力在把他们往回拉，同时有两个精神帮助者出现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回去吧，死亡的时间还未到。接着船掉转了方

向，回来了。他们慢慢地飘回到了自己的肉体。

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他们醒来后，哭闹了好长时间，恨自己没有到那个世界里去，不得不还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每当他们苦恼时，他们就回忆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所有的痛苦便消失了。

改变了他们的生死观——他们感到，有了这种经历，对死亡再也不恐惧了，因为死亡是一件非常愉快和幸福的事。

穆迪医生应用心理学、医学、神学等现代科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得出了生命后还有生命的结论。穆迪医生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药物所致，并不是药物使患者产生了错觉、幻觉和梦。讲过这种经历的人也并不是神经错乱的人，他们的意识和神经都是正常的。穆迪医生还否认了“隔离状态”使他们产生了幻觉的这个结论，认为“隔离状态”的研究的结果不能对濒死经历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现有的并为大多数人广泛接受的科学手段与逻辑学的知识对我们尚不熟知的这种现象也不能做出科学的结论。他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的思维世界的开放，这一迷团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被人们所揭开。

但是穆迪医生不得不应付来自各方面，主要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教士。一旦有人敢于触及禁区，他们就坐卧不安了，实际上，一些教派代表已经对这个研究提出了批评。比如，一位牧师认为，这是在“廉价地出卖恩典”，其他牧师也认为，死后有生命这个问题应该继续是心照不宣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应该把其作为问题来研究。二是科学家和医生。他们把这项研究看作是“非科学的”。

我们的社会已经到了变革的时代，我们必须有勇气去开拓新的领域，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的科学手段对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显得苍白无力，未能给予科学的回答。我认为，



这本书将为那些思想开放的人打开新领域之门，并给他们希望和勇气，重新估价新领域的研究。他们将懂得，穆迪医生的研究成果是真实的，因为这本书是由这位真诚的调查者写成的，还与我的和其他有勇气的认真思考的科学家、学者和教士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我以开放的头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并予祝这本书顺利出版。

伊丽莎白·库伯利尔罗斯



# 目 录

序 依丽莎白·库伯利尔伯斯

导言 雷蒙德·穆迪

- 1 死亡是一种什么现象?
- 2 死神降临时
- 3 听到了宣布“死亡”的消息
- 4 安详、宁静和愉快的感觉传遍了全身
- 5 头脑里发出了悦耳的音乐声
- 6 一个幽静、令人心旷神怡的峡谷
- 7 精神慢慢地离开了肉体
- 8 啊、已故的爸爸、弟弟、我的情人……
- 9 奇异的光环
- 10 回忆我人生旅途的录相
- 11 彼岸：离开了世界的边缘
- 12 神秘的呼唤
- 13 向自己的肉体滑去
- 14 难以言状的种种顾虑
- 15 使人更加敏锐，安定和乐观，象换了一个人一样
- 16 对死亡的新看法
- 17 目击者的证实
- 18 古老的记载
- 19 抹去飘动的迷雾
- 20 科学的考证
- 21 给人以启迪



## 导 言

这本书也是人的产物，也就自然地要反映出作者的背景、见解和偏见。尽管我尽量地体现出它的客观性和直观性，但在估价某些与众不同的见解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个人的色彩。

首先，我还不能提供我亲身经历和感受的第一手材料，还不能提出一个总的、基本的客观标准，因为我从来没有过濒死的经历，只是我的情感融进了这项研究。当我听到很多人叙述那迷人的经历时，我仿佛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只能希望，我的态度没有向公正、合理妥协。

其次，我对有关超科学可知性范围的、神秘的现象的大量文献了解得还不够。我不是蔑视这些文献，而是确信广泛了解这些文献会增强我的理能力。实际上，我已经认真地、仔细地阅读了其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理论，同时也感到这些理论由我的发现所证明了。

再次，我的宗教成长经历也应值得评论。我的家庭加入了长老会，但我的父母从来不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强加于我们，而在我成长过程中尽量地鼓励我的个性发展，并给我提供追求个性发展的机会。因此，我信仰宗教，但不把其看作是固定不变的教条，而只看作是精神的、宗教的教条、教义和问题。我认为，宗教长者们有很多信仰向我们传授，但我们中没有人能对这些深奥的基本的信仰找出个为什么。在宗教组织方面，我是卫理公会的一名成员。

第四，我的学术研究与我的专业是不一致的，有人说这是断裂。我愿在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院学习哲学，1969年获

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我在哲学专业的兴趣是伦理学、逻辑学和语言哲学。在北卡罗来纳一所大学教了三年哲学以后，我决定到医学院去工作，成为了一名医生，并教医学哲学，这些经历和兴趣对我的这个理论的形成大有帮助。

我写本书的希望就是，使人们能够对马上就能广泛传播的极其神秘的和能产生公共兴趣的一种现象引起重视，因为我坚信，这种现象不仅对很多学术和实践的领域——尤其是心理学、精神病学、医学、哲学、神学和宗教，而且对我们的生活观和死亡观都有很大的影响和意义。

在本书开始之际，我必须强调，以后还将进一步说明，我并不是极力证明人死后还活着的结论，也不是认为这种证明目前具有可能性。出于这个原因，我已经避免了采用真实的姓名，并对叙述中的详细情节编列了一下，但叙述的内容是原原本本的，这对维护个人的隐私权和允许出版是必要的。

可能将有很多人对本书所叙述的情节持不相信态度，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否认这些结论。仅仅几年前我也同他们一样具有这样的反应。我没有机会去责备任何人，也不想利用我的权威去请求他们相信和接受本书的内容。确实，作为一位否认患者所叙述的逻辑学家，是要诉诸于权威的，但我想没有人会这样做。我请求那些不相信本书内容的人应该更自由开放一点。因此，最初持怀疑态度，而现在接受这种理论的很多人同我一样也对此有种种忧虑。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很多人读了此书，会感到有一种很大的宽慰，因为他们将发现并不是只有他们自己有过这种经历。但是，除了一些诚实的坦率的人以外，大多数人还是把他们的经历隐藏了起来。我只能希望，这本书能够鼓励人们更自由地、更直率地谈出他们的经历，这样，人类灵魂中的使人迷惑不解的方面才能够得到更明确的解释。

## 死亡是一种什么现象

这是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就一直自问的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有机会在众多的听众面前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些听众都是心理学界、哲学界、社会学界和医学界的。基于这种曝光，我能够肯定地说，这个问题一定会引起很多情感类型的人和各界人士极其强烈的反应。

然而，尽管这种极大的兴趣是真实的，但对我们中大多数人来说，谈论死亡问题是那么困难，其原因有二，一是在心理上和文化上这是个禁区。我们认为，大概无论以任何方式潜意识地同死亡联系起来，都会间接地联想起将来死亡的遭遇，会加速我们死亡，并使其成为想象的可能和现实。例如，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医学院的学生已经发现，进入医学院首次看到解剖室的时候，就会对遥远的死亡遭遇引起强烈的不安的情感。以我为例，这种反应的原因似乎是相当明显的。当看到桌子上的尸体时，我总感觉到，这不完全是一个人，似乎是我必然死亡的象征。即使这仅仅是前意识的，但这种想法——那也将发生在我的身上，总是在我脑海中萦绕。

同样，在心理平衡方面，谈论死亡也被看作是间接地接近死亡的另一方式。毫无疑问，很多人都感觉到，谈论死亡会起到用魔法召唤死神的效果，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自己这种不可避免的最终死亡的遭遇。因此，为了减少心理创伤的作用，我们决定尽可能地回避这个问题。

二是复杂的难于讨论死亡问题的原因。正如语言特性本

身产生一样，在很多情况下，人类的语言词汇都涉及的是我们肉体感官所感受的事物，而死亡却是我们意识经历之外的现象，因为我们中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过濒死的经历。

如果我们仅仅谈论死亡，那么我们必须回避社会上的禁区 and 根深蒂固的源于我们经历的语言学上的窘境。我们常常以委婉的比拟手法来谈论这个问题，即把死亡或正在死亡同我们所经历的更愉快的和更熟知的事物相比拟。

大概最平常的比拟类型就是死亡和睡眠的比较。死亡就是睡眠，这种语言描述在日常思维和语言中，也在各种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这在古希腊时代最常见。例如，在《伊利亚特》这本书里，荷马把睡眠称为“死亡的姐姐。”相拉图在《谢罪》这本书里，让他的老师索克拉兹（被雅典陪审团判为死刑）把下列话挂在嘴上：

（如果死亡只是没有梦境的睡眠）这一定是一个收获，奇迹般的收获。我假定，如果让任何人找出一个嘈杂声很大以致不能进入梦境的夜晚，然后把这夜同他生活中的其他日日夜夜相比较，考虑一下谈出在他的生活中有多少比这夜更愉快、更幸福，我想（任何人）都不难数出。如果死亡犹如这样，那么我就称它为收获，因为如果你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它，那么死亡的整个时期要比这一个晚上短得多。

这种比拟在我们的现代语言中也存在。有人说，死亡就如忘记一样，一个人死了以后，就忘记了所有的忧虑、烦恼和痛苦。

但是，“睡眠”和“忘记”二者的比拟就宽慰而言，是不恰当的，二者都是同一结论的不同方式的表达。尽管它们描述得那么惬意，但实际上二者都认为，死亡是意识经历的永远消失，照此说来，那么死亡就不具有任何睡眠和忘记的特点了。睡眠是一种积极的愿望的经历，因为人们睡眠后还会

醒来，按时睡，按时醒，使人会更加愉快、更富有活力。如果睡后不醒，那么睡眠的益处就不存在了。同样，所有意识经历的消失不仅包含着所有痛苦记忆的消失，也包括所有愉快记忆的消失。因此，根据上述分析，两种比拟都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的真正的面对死亡时的安慰和希望。

还有一种古老的传统的看法，它否认死亡就是意识消失的概念，认为，身体器官停止工作，甚至完全腐烂以后，人的某些方面仍遗存。这种永远存在的方面用很多词来表达，如灵魂、心灵、精神、自我、生命、意识等。无论怎么表达，人死后的身躯便来到了另外的世界，这个看法自古以来人们是确信不移的。在土耳其有一个坟墓地，它是1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sup>①</sup>使用的。在那里古化石痕迹能够使考古学家发现，这些古代人把尸体放在棺材里，周围布满各种花束，埋葬起来。以此看出，他们大概把死亡看作是值得庆祝的时刻，看作是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迁移。世界上早期的遗址——坟墓提供了为什么人们相信身躯遗存的根据。

简言之，对我们所提出的有关死亡特性的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一是死亡是意识的消失，二是死亡是灵魂、精神迁移到另一个现实世界的三维空间。这两种答案都来源于古代，广泛流传于当代。我不想以任何方式来否定上述两种答案，只想把我的调查结果和看法介绍给大家。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通过各种途径拜见了很多有过我将称为“濒死经历”的人。最初这非常巧合。1965年，我在弗吉尼亚一所大学学习的时候，见到了一个人，他是这所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精神病学教授。最初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

---

<sup>①</sup>更新世晚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分布在欧洲、北洲、西亚一带。译者注。

和藹、幽默。後來我聽到了關於他的非常有趣的傳聞，使我感到非常驚奇。他曾經“死”過，並不止一次，而是兩次，每次大約10分鐘。他曾講述過他死亡期間發生在他身上的迷人的經歷。後來我又聽到他對一些學生也講述過這種經歷，這給我的印象很深。但是由於缺少判斷這種經歷的背景，我只好錄下他的講述內容，在心裡“揣摩”着。

幾年後，我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在東北部的北卡羅來納一所大學任教。在一門課程中我让我的學生閱讀柏拉圖的《法厄多》，人死後精神永存不滅的看法是本書所討論的問題之一。我在講課期間一直強調柏拉圖提出的其他問題，並沒有集中討論死後還有生命這個結論。一天下課後，一位學生停下來問我是否可以討論死後精神永存不滅的問題。他對此很感興趣，因為他的祖母在手術期間曾經“死”過，有過令人驚奇的經歷。于是我請他向我講述這件事，他原原本本地把他祖母死亡期間的所見所聞告訴了我，我非常驚奇。他講述的幾乎與幾年前那位精神病學教授所描述的完全一致。

這時，我就開始積極地主動地研究這個現象，開始在哲學領域閱覽有關人死後精神還永存這個問題，但在教學中注意不提及我聽到的那兩個死亡經歷。實際上，我採取的是等待觀察的態度，我想，如果這種現象很普遍的話，我就可能會聽到更多的這類情況。在哲學領域中我只籠統地提出了殘存這一概念，表達了對這一問題的同情、等待的態度。使我驚異的是，我发现，几乎每三十人一班的學生中就有一名學生到我這裡，向我敘述一個人的死亡經歷。

自從我對這一現象感興趣以來，一直使我奇怪的是，他們所敘述的情節極其相似，儘管有瀕死經歷的人出於極其不同的宗教、社會和教育背景。這時我於1972年到了醫學院，收集了大量的有關這方面的資料，便開始了非正式的研究。後



来，我的一位朋友劝我向医学界和社会作这方面的学术报告，并写文章，我又发现，每次报告后，总有人来告诉我他自己的“死亡”经历。

由于我对此非常感兴趣，且影响又越来越大，医生们开始与我联系，把他们抢救过来的那些人谈到的“死亡”期间“不平常的经历告诉了我。其他人看到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后，也纷纷来信告诉我有关这方面的信息。

目前，我了解到有过这种经历的大约150例，分三种类型：

(1) 医生在医学上判定或宣布死亡而又复生的那些人在“死亡”期间的经历。

(2) 在事故中受到严重损伤、病情严重，而又接近肉体死亡的那些人的经历。

(3) 这些人把他们“死亡”期间的经历告诉了在场的那些人，在场的人又告诉了我。

我对150例中的大量资料进行了筛选，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它有助于研究，二它能使我尽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因此，我亲自拜访了一百五十位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掌握了很多细节。在这一百五十例中，第一种类型比第二种类型更富有戏剧性。确实，无论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谈起这种“死亡”情节，总是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但是，在选择例子的过程中，我尽量避免了只叙述“死亡”情节的诱惑，因为第二种类型与第一种类型没有多大区别，而且接近死亡经历本身极其相似。但是，由于接近死亡经历的人和环境不同，所以我尽可能地提供了不同经历的例子。让我们看一看死亡经历中所发生的一切吧。